

《三娘教子》【全本】（一名：《王春娥》；一名：《双官诰》）

主要角色

王春娥：旦

薛保：老生

薛衍：老生

薛倚哥：（前）娃娃生，（后）小生

情节

明杜陵儒生薛衍，攻书不第，去汴求官。识友冯谦，教与医理。复经好友推荐，薛衍随景泰皇帝北狩。冯谦托师名行医，不幸身故。消息传来，薛家误薛衍已死，即差人往汴搬尸；张、刘二氏相继改嫁。仅留三娘王春娥与老仆薛保织绢编履，抚养二娘遗子薛倚哥，以续薛代香烟。一日，薛倚哥受同学讥讪，反难三娘。三娘乃道穿底细，断机教子。薛倚哥亦从此奋发，得中状元。嗣薛衍以护驾有功，擢升回家。王春娥身受双官诰，封为贞节夫人。张、刘二氏后夫死俱归，经薛倚哥见怜收养，命与三娘看守牌坊。

根据《京剧汇编》第三十二集：程玉菁藏本整理

【第一场】

（薛衍上。）

薛衍（引子） 铁砚磨穿，指日里，便到长安。
 （念） 两字功名志未酬，藏珠韞玉且优游。家门阅经多载，世代簪缨知几秋。
 （白） 卑人，薛衍，字麟如。杜陵人氏。曾攻书史，未遂风云。故要往开封一行，倘得一官半职，也好继续祖上荣光。今早已命薛保雇船去了。不免请大娘、二娘等出来，话别一番，也好将家中之事嘱咐儿句。
 啊，大娘、二娘哪里？

张氏、

刘氏（内同白） 来了！

（张氏、刘氏领薛倚哥、王春娥同上。）

张氏（念） 身为正室好荣光，乡里都称薛大娘。

刘氏（念） 生得娇儿真露脸，

王春娥（念） 可怜苦命作梅香。

张氏、

刘氏、

王春娥（同白） 官人！

薛衍（白） 娘子请坐。

张氏、

刘氏、

王春娥（同白） 告坐。官人唤出我等，不知有何话讲？

薛衍（白） 只因我即刻就要远行，故尔将你们唤出话别一番。

王春娥（白） 夫人备得有酒，与老爷饯行。

薛衍（白） 多谢夫人。看酒！

（唱） 双手接过酒一樽，

卑人言来听分明：

此去功名无定准，

不知何日得回程。

（白） 卑人有一句言语，说来夫人不要着恼！

张氏（白） 官人有话请讲。

薛衍（白） 想卑人此去求官，不知何日才得回来。倘有不测，夫人你将如何？

张氏（白） 官人何出此言？

薛衍（白） 此不过偶尔闲话，各言其志，又有何妨？

张氏 (白) 想奴家生长名门，嫁为正室。常言道：“一马不备双鞍，一妇不嫁二男”。只知守节，又待何言？

薛衍 (白) 此乃夫人贞节。
二娘之意如何？

刘氏 (白) 奴家虽为侧室，既是养了儿子，日后自当教子成名，接续薛门的香烟，还能有别的意思吗？你这不是废话吗！

薛衍 (白) 二娘贤德。
春娥你待如何？

王春娥 (白) 我不过丫头而已，不配说“守节”二字。

薛衍 (白) 贱人如此，真乃令人可恨也！
(唱) 贱人出言太不逊，
不由卑人恨在心。

张氏 (白) 怎么你这贱人这么没志气呀！难怪老爷生气，把我都气的直心疼！
(薛保上。)

薛保 (念) 领了主人命，前去问行程。
(薛保进。)

薛保 (白) 老爷！

薛衍 (白) 薛保回来了。命你雇船怎么样了？

薛保 (白) 已经雇妥了。

薛衍 (白) 如此搬运行李，即刻上船！

薛保 (白) 遵命。
(薛保下。)

薛衍 (白) 夫人，诸事小心，卑人去了。

张氏 (白) 老爷，一路之上，保重要紧！

薛衍 (白) 不劳嘱咐，告别了！
(唱) 辞别夫人出家门，
(薛衍看王春娥。)

薛衍 (唱) 不由心中恨贱人！
(薛衍下。)

张氏、
刘氏 (同唱) 可恨贱人不长进！
(张氏、刘氏同下。)

王春娥 (白) 嗟！
(唱) 日久方知松柏青。
(王春娥哭，下。)

【第二场】

(店家上。)

店家 (念) 店家店家，说的不差。一进我店，如同到家。
(白) 在下开店的便是。只因我店里住着一位冯相公，自进店来就得暴病，真要有个好歹的，我也担待不起呀！我不免将冯相公扶出来，跟他商量个办法。
我说冯相公，你也挣扎着出来坐一坐呀！

(冯谦上。店家搀扶。)

冯谦 (念) 孤身无亲眷，眼看丧黄泉。
(白) 店主东扶我出来，有何话讲？

店家 (白) 实对相公说：你在我店里得这样的重病，店钱不给不要紧；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有个好歹的，我也担待不起呀！

冯谦 (白) 嗟！
(薛衍上。)

薛衍 (念) 河下辞船户，城中觅店家。
(白) 店家！

店家 (白) 正说着话儿，有住店的来啦。我先出去看看。

客官敢是住店的吗？

薛衍 (白) 正是。

店家 (白) 现有上房。

薛衍 (白) 带路。

店家 (白) 请！请！

(薛衍进门见冯谦。)

薛衍 (白) 这是何故？

店家 (白) 不瞒客官说，这位也是住店的，得了这么个暴病。

薛衍 (白) 就该请人与他诊治才是呀！

店家 (白) 实对客官说，小人见他病得可怜，也曾花钱替他请大夫、买药。只是我这开小店的苦人，哪有许多钱请好大夫呢？再说我也请不来呀！

薛衍 (白) 如此说来，你倒是个好人！

店家 (白) 什么话哪！哪有见死不救的？

薛衍 (白) 不瞒店家说，我诗书之外，颇通医理，待我与他诊上一诊如何？

店家 (白) 那敢情好啦。我先谢谢客官！

(薛衍与冯谦诊脉。)

薛衍 (白) 不妨不妨。不过感冒太重，错服汤药，因此昏迷不醒。

店家 (白) 有什么办法哪？

薛衍 (白) 我行囊中带有药散，服下去管保清醒。

(薛衍取药。)

薛衍 (白) 烦店家预备一杯清水。

店家 (白) 有。

(店家取水。)

店家 (白) 清水来啦。

薛衍 店家 (白) 相公醒醒。吃药吧！

(冯谦挣扎吃药。)

店家 (白) 觉得清醒点儿吗？

(冯谦伸懒腰。)

店家 (白) 再沉一沉。

(冯谦醒。)

冯谦 (白) 我怎么一时清醒过来了？

店家 (白) 就是这位客官给了你点儿药吃，你才醒过来了。

冯谦 (白) 如此客官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薛衍 (白) 岂敢岂敢。

(冯谦扶桌欲站。)

冯谦 (白) 此时清醒多了。敢问客官尊姓大名，何方人氏？日后也好报答。

薛衍 (白) 些许小事，不足挂齿。

店家 (白) 客官，您说是些许小事，他可是性命攸关。不但他应该报答；连小店家我也应该感激您哪！不然他要一死，我还得发送他。那不真成了“秦琼卖马”了吗？

薛衍 (白) 卑人薛衍、字麟如。

冯谦 (白) 到此何事？

薛衍 (白) 只因饱读诗书，未得建功立业。故此来到开封，寻一门径，也好图个发迹。

冯谦 (白) 原来是前辈先生，失敬了！

薛衍 (白) 先生贵姓大名，到此何事？

冯谦 (白) 晚生冯谦。先父曾为兵部侍郎。只因平生正直，两袖清风。晚生此来访友不遇，病在店中，多蒙搭救。

薛衍 (白) 原来是位公子，失敬了！

冯谦 (白) 晚生感蒙大德，无以为报，意欲拜在先生门下，以为弟子，日后也好答报。

薛衍 (白) 这却不敢！

店家 (白) 这倒是一件好事：不但你可以随时报答；这位客官还可以提拔你哪。你就拜吧！

冯谦 (白) 如此师父请上，受弟子一拜！

薛衍 (白) 这就不敢！

店家 (白) 您也别推辞。您救他一命，日后再拉拔他成人，岂不是一场大大的功德！

(冯谦拜。)

店家 (白) 一叩首! 再叩首! 三叩首! 平身! 这倒热闹。

(店家笑。)

薛衍 (白) 看起来, 店家也是个热心的君子。

店家 (白) 嘻! 您太夸奖啦, 有个对不对的, 您多包涵一点儿。

薛衍 (白) 我二人就暂住店中, 行医度日, 再图进取便了。

店家 (白) 我预备点儿酒, 给你们两位庆贺庆贺。

薛衍 (白) 怎敢叨扰!

店家 (白) 算不了什么。

(店家下。)

薛衍 (白) 正是:
(念) 四海之内皆兄弟,
冯谦 (白) 落魄又逢贤师尊。

薛衍、
冯谦 (同白) 请!
(薛衍、冯谦同下。)

【第三场】

(四龙套、中军引于谨同上。)

于谨 (引子) 荷君爵禄受君恩, 一片丹心报圣明。
(白) 下官、于谨。官拜开封府尹。我有一好友, 姓薛名衍, 多年未见, 意欲请他前来帮理政务, 每日公忙, 未得修书。今日又有要事巡查。正是:
(念) 虽然尽瘁勤王事, 未有涓埃答圣明。
(白) 中军, 带马巡查去者!

中军 (白) 是!
(于谨上马, 四龙套、中军、于谨同走圆场。薛衍上, 遇。)

于谨 (白) 那旁来的敢是薛贤弟么?
(薛衍看。)

薛衍 (白) 莫非是于仁兄?
于谨 (白) 哎呀, 久违了!
(于谨下马。)

于谨 (白) 久欲相烦赞襄公事, 今日相遇, 真乃万千之幸!
薛衍 (白) 久别仁兄, 何来这身荣耀?
于谨 (白) 蒙圣恩授为开封府尹。
薛衍 (白) 愚弟住开封多日, 竟不知兄长在此居官, 今日相见, 真乃天假之缘!
于谨 (白) 贤弟尊寓何处?
薛衍 (白) 住在一小小店房。
于谨 (白) 贤弟且回店中收拾一切, 愚兄即刻差人迎接于你。
薛衍 (白) 多谢仁兄!
于谨 (白) 现有公务在身, 不能久停。公务回来, 再为贤弟洗尘。
薛衍 (白) 请便请便。
于谨 (白) 请!
(四龙套、中军、于谨同下。)

薛衍 (白) 这就好了!
(唱) 自从我来到这开封府内,
叹光阴似流水一载有馀。
幸与这于仁兄大街相遇,
他命我到衙内参赞戎机。
我只得转身形且回店里,
见了那冯贤契说与他知。
(白) 来此已是。
(薛衍进。)

薛衍 (白) 贤契哪里?
(冯谦上。)

冯谦 (念) 离家千里外, 又过一年馀。
(白) 师父回来了?

薛衍 (白) 贤契请坐!

于谨 (白) 谢座!

薛衍 (笑) 哈哈!

冯谦 (白) 师父满面喜气, 由何处而来?

薛衍 (白) 贤契有所不知, 今日与人家看病回来, 在大街之上遇见好友于仁兄, 原来他就是此地府尹。他约我前去帮他料理公事, 少时就要派人来接了。

冯谦 (白) 恭喜师父。还要提拔门生才是!

薛衍 (白) 那个自然。以后倘有机缘, 一定派人接你前去。
(差役拉马上。)

差役 (念) 领了大人命, 来接薛先生。
(白) 来此已是。
(差役进。)

差役 (白) 与薛老爷叩头!

薛衍 (白) 起来。

差役 (白) 家爷言道: 请薛老爷即刻前往。

薛衍 (白) 贤契暂候, 定有好音。

冯谦 (白) 师父请!

薛衍 (白) 带马!
(唱) 离了店门跨雕鞍,
见了仁兄说根源。

(薛衍下, 差役随下。)

冯谦 (白) 哈哈! 师父此去, 我不免暂且在此行医度日, 等候好音便了。只是我的名姓, 无人知晓。哦, 有了: 我就假借师父的招牌, 有何不可?
(冯谦想。)

冯谦 (白) 但有一件, 假借师父招牌, 在此店中有些不妥。
(冯谦想。)

冯谦 (白) 这座店房, 正嫌僻静, 不免在繁华地方, 寻座店店, 一来生意可以亨通; 二来也可遮掩人的耳目, 我就是这个主意。
店东在哪里?

(店家上。)

店家 (白) 来啦来啦。什么事您哪?

冯谦 (白) 我师父被朋友邀去, 我暂且行医度日。

店家 (白) 好哇! 这一年多, 你这本事也练的不大离的啦。

冯谦 (白) 只是我的医道不比师父, 须得找一繁华的所在, 方能糊口。

店家 (白) 这也说的是。只是你在小店里住了一年多, 相处也很好, 一旦搬出去, 未免难分难舍!

冯谦 (白) 我也是这样想。只是事已至此, 无可如何。只得算清店账, 多送酒钱, 日后常来看你就是。

店家 (白) 那么我看看账去。
(店家看。)

店家 (白) 欠钱不多, 不过一两多银子。

冯谦 (白) 好, 房饭钱在此, 酒资奉送。

店家 (白) 愧领啦。

冯谦 (白) 告辞!

店家 (白) 送你几步呀!

冯谦 (白) 这就不敢!
(店家下。)

冯谦 (唱) 辞别店东往外行,
繁华所在去存身。

(冯谦下。)

【第四场】

(〔急急风〕。四番兵同上，同站门。番将上。〔点绛唇〕。番将上高台。)

番将 (念) 自幼生长在番邦，喜吃牛肉喝酪浆。攻进南朝关口去，专抢财帛美娇娘。
(白) 吾乃北国大将是也。在这边关把守，与南朝接近，常想杀进关去，抢他些金银财宝、美貌娇娘来受用受用，岂不是好。
嗔，巴图鲁！大队人马，往边关上转游转游，虽然得不了南朝土地，有那金银财宝抢来一些也是好的。

四番兵 (同白) 啊！
番将 (白) 就此前往！
四番兵 (同白) 啊！
(番将下高台，四番兵、番将同下。)

【第五场】

(四太监、大太监引景泰帝同上。)

景泰帝 (引子) 一统大明，承祖业，锦绣乾坤。
(念)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白) 寡人、大明景泰皇帝在位。只因边关报道：胡人屡次兴兵侵扰，已派将官前去征讨，料然无事。只是寡人久居宫中，实觉闷闷，意欲就此北狩一番，须得选一妥当护驾之人。

大太监 (白) 内侍，宣诸大臣上殿！
万岁有旨：诸位大臣上殿哪！

孙洪仁、
于谨 (内同白) 领旨！
(孙洪仁、于谨同上。)

孙洪仁 (念) 联步趋丹陛，
于谨 (念) 分曹献紫薇。
孙洪仁、
于谨 (同白) 臣、(孙洪仁)(于谨)见驾，吾皇万岁！
景泰帝 (白) 二卿平身。

孙洪仁、
于谨 (同白) 万万岁！宣臣等上殿，有何旨意？
景泰帝 (白) 只因胡人屡次侵犯边疆，寡人意欲出京巡狩，不知何人能以护驾？
于谨 (白) 臣有一友，名唤薛衍，为人精通韬略，又明医理，堪以护驾。
景泰帝 (白) 如此暂授他正卿之职，明日随驾前往。领旨下殿！

(景泰帝下。四太监、大太监同随下。)

孙洪仁、
于谨 (同白) 领旨！
孙洪仁 (念) 才随天仗入，
于谨 (念) 便惹御香归。
(孙洪仁、于谨同下。)

【第六场】

(院公上，冯谦骑马上。)

冯谦 (唱) 院公带路出府门，
不由一时喜在心。
(白) 小生、冯谦。自用我师父薛麟如名字行医以来，生意甚是兴隆。今日被王家请去诊治，药到病除，送了我纹银百两，真乃时运亨通。
院公带路，回店去者！

(唱) 一马来到大街心，
来往行人乱纷纷。
催动坐骑往前进，

(冯谦落马跌死。)

院公 (白) 先生仔细了！
(院公看。)

院公 (白) 哎呀不好了！薛先生跌死，待我与他家速送一信便了。
(院公下。)

【第七场】

(张氏上。)

张氏 (念) 丈夫出了门，时时挂在心。
(张氏坐。)

张氏 (白) 自从丈夫出门，两年多啦，没有音信。我有心派人前去打听打听，不免请出二娘、三娘来商量商量。
二娘、三娘请出来坐一坐，好不好？

刘氏、
王春娥 (内同白) 来了！
(刘氏、王春娥同上。)

刘氏 (念) 忽听大娘唤，
王春娥 (念) 急忙到跟前。

刘氏、
王春娥 (同白) 大娘有礼！
张氏 (白) 请坐请坐。

刘氏、
王春娥 (同白) 大娘将我等唤出，有何见教？
张氏 (白) 不是呀！只因老爷出门二年多啦，也没个信息。我想应该派个人去打听打听，也好放心。因此请出你们两人来商量商量。

刘氏、
王春娥 (同白) 正该如此。
薛保 (内白) 走哇！
(薛保上。)

薛保 (唱) 适才间有一人前来报信，
他言道老东人坠马亡身。
我这里急忙忙把家门来进，

(薛保进门。)

薛保 (唱) 见了那贤主母细说分明。
(白) 哎呀众位夫人，大事不好了！

张氏、
刘氏、
王春娥 (同白) 何事惊慌？
薛保 (白) 适才有人前来报信，言道老东人坠马而亡了！

张氏、
刘氏、
王春娥 (同白) 你待怎讲？
薛保 (白) 坠马而亡了！

张氏、
刘氏、
王春娥 (同白) 哎呀！
(张氏、刘氏、王春娥同气椅。)

薛保 (白) 哎呀不好了！夫人醒来！
张氏 (唱) 忽听老爷丧了命，

薛保 (白) 夫人醒来!
(张氏醒。)

张氏 (白) 快叫二娘、三娘。
薛保、
张氏 (同白) 二娘、三娘!
(刘氏、王春娥同醒。)

刘氏、
王春娥 (同唱) 七魄悠悠叹还魂。
(刘氏、王春娥同哭。)

薛保 (白) 哎呀，吓煞老奴了!
张氏 (白) 不知送信的被何人所差?
薛保 (白) 来人言道：系奉一店主人所差，东人到彼，就住在他的店中，行医度日。一天，被人请去看病，路间坠马而亡。店主人已代备衣衾棺槨，停放庙中了。

张氏、
刘氏、
王春娥 (同白) 苦命的夫哇!
(张氏、刘氏、王春娥同哭。)

薛保 (白) 三位主母且免悲伤，老奴有一言告禀。
张氏 (白) 有话就快说吧!
薛保 (白) 想老爷命丧外边，这灵柩还是搬取回来才是呀!
张氏 (白) 自然应该搬取回来。只是我们这一家子孤儿寡妇，谁能去呢?
薛保 (白) 嗟！少不得老奴走走。

张氏、
刘氏、
王春娥 (同白) 你偌大年纪，怎能长途跋涉?
薛保 (白) 老奴么？虽然年迈，身体倒还康健。况且老奴受恩深重，此事不办，还要老奴何用？

张氏、
刘氏、
王春娥 (同白) 你这样忠心，我们实在感恩非浅！
薛保 (白) 折煞老奴了！
张氏 (白) 但不知你几时启程呢？
薛保 (白) 收拾包裹，即刻登程。

张氏、
刘氏、
王春娥 (同白) 如此待我们来帮助你收拾。
(张氏、刘氏、王春娥同收拾包裹交薛保背。)

张氏、
刘氏、
王春娥 (同白) 薛保此去，一路须要小心！
薛保 (白) 老奴此去万无一失。只有一件，老奴放心不下。

张氏、
刘氏、
王春娥 (同白) 何事放心不下？
薛保 (白) 只有小东人年幼，望主母等格外调护才是！

张氏、
刘氏、
王春娥 (同白) 这个不劳嘱咐，我们自然加意调护。
薛保 (白) 哎，主母哇！
(唱) 老东人遭不幸出外丧命，
薛门中后代根只此一人。
那睡眠与饮食调护要紧，
每日里无事故不得出门。

辞主母忙登程你把门关定，
到那里搬尸骨我即刻回程。

(薛保下。)

张氏 (唱) 贤妹等且回房等候音信，
王春娥 (唱) 可叹他年迈人远走一程。
(张氏、刘氏、王春娥同下。)

【第八场】

(四龙套、将甲、四太监、大太监、薛衍引景泰帝同上。)

四龙套、
将甲 (同白) 来到边关。
景泰帝 (白) 传旨关上去者！
大太监 (白) 关上去者！
四龙套、
将甲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九场】

(张氏上。)

张氏 (念) 老头子死的早，半夜里睡不着。
(张氏坐。)

张氏 (白) 我、张氏。丈夫一死，实在难过。

(刘氏暗上，听。)

张氏 (白) 往日，今天不在我屋里睡，还盼明天；明天不在我屋里睡，还盼后天……这些天总是这么闷的慌，真烦哪！

(刘氏背工。)

刘氏 (白) 她讲的有理。
张氏 (白) 往后一想，真是没边儿没头儿，看起来日子长了，怎是个了手哪？我本来是一心守节，要是守着不妥当，就不如不守。再说他活着的时候总爱二娘、三娘，几天也不准找我一趟，现在我给他守什么节呢？儿子又不是我养的，守到将来，又有什么意思呢？前者我偷着找了一个媒婆，说好一家，我不免收拾收拾，即刻前去。

(刘氏进门。)

刘氏 (白) 哈哈！大娘你好狠心哪！
张氏 (白) 我也没打你、没骂你，我怎么狠心啦？
刘氏 (白) 你刚才所说的话，我都听见啦！
张氏 (白) 刚才那是我心里的话，想不到竟说出口来啦。
刘氏 (白) 你一说出来，我可就听见啦。
张氏 (白) 你既是都知道啦，那么你的意思怎么样哪？

(王春娥上。)

王春娥 (念) 理完针黹抛残线，主母房中去问安。

(王春娥欲进又止，听。)

刘氏 (白) 真是有智谋、有见识。我也托人说好了地方了，只是我还告诉你。
张氏 (白) 看起来我们俩人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刘氏 (白) 我们哪配“英雄”啊！
张氏 (白) 你哪儿知道，世上自命为“英雄”的，旁人在背地里看着他跟我们俩人一样。
刘氏 (白) 本来是吗！哪儿有饭吃，就上哪儿，管他姓张、姓李呢？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王春娥 (白) 无有廉耻的东西，真真地气死我也！

(王春娥气下。)

张氏 (白) 说不到“英雄”不“英雄”，我是应当改嫁，你却不该。

刘氏 (白) 怎么?
 张氏 (白) 你有亲生儿子呀!
 刘氏 (白) 那不能这么说呀, 你还是正夫人哪!
 张氏 (白) 闲话少说, 我们将细软的东西, 收拾收拾, 赶紧溜之大吉。
 刘氏 (白) 你我各自回房收拾去吧!
 张氏 (唱) 莫怪我二人不要脸,
 刘氏 (唱) 空房守节太难堪。
 (张氏、刘氏同下。)

【第十场】

(薛保上。)
 薛保 (唱) 昼夜里赶程途风尘扑面,
 为东人顾不得露宿风餐。
 适才间把灵柩停在外面,
 见了那众主母细说一番。
 (白) 有请主母!
 (王春娥领薛倚哥同上。)
 王春娥 (唱) 可恨那二贱人心肠改变,
 撇下了小娇儿另嫁夫男。
 (白) 掌家回来了!
 薛保 (白) 回来了。
 王春娥 (白) 老爷的灵柩呢?
 薛保 (白) 现在外面。
 王春娥 (白) 随我前去哭奠一番。
 薛保 (白) 随老奴来。
 (薛保、王春娥、薛倚哥同走圆场。薛保看, 猜疑。王春娥见灵跪。)
 王春娥 (唱) 见灵堂好一似深宵梦境,
 不由我王春娥珠泪淋淋。
 自从老爷丧了命,
 实可恨无廉耻两个贱人。
 抛下了小娇儿无人照应,
 又谁知她二人心肠改变、席卷家财、反穿罗裙、另嫁他人。
 思前想后泪难忍、泪难忍, 我的夫啊!
 还望老爷显威灵。
 薛保 (白) 三娘, 不要啼哭, 保重要紧!
 (王春娥起立, 哭。)
 薛保 (白) 适才听三娘之言, 莫非两位主母改嫁去了?
 王春娥 (白) 不但改嫁, 把家中财物席卷一空。
 薛保 (白) 我把你们这无耻的贱人哪!
 (唱) 老东人待你们仁至义尽,
 为什么狠心肠反穿罗裙?
 要改嫁只管走也不要紧,
 却忍心将财物又带与他人!
 我这里越思越想越可恨,
 恨不得我打上她的门庭!
 (薛保欲行, 王春娥拦。)
 王春娥 (白) 掌家还是忍耐些吧!
 薛保 (白) 怎么?
 王春娥 (白) 嗒, 你我同是为人奴婢, 生气也是无益呀!
 (哭) 啊啊啊……
 薛保 (白) 三娘说的是。只是叫老奴怒气难消!
 王春娥 (白) 家中财物, 被她二人席卷一空, 教我们这寡妇孤儿怎生度日!

薛保 (白) 这倒容易。但只一件要问三娘。
 王春娥 (白) 何事问我?
 (薛保向外望, 看灵。)
 薛保 (白) 哦哦哦, 不知三娘尊意如何?
 王春娥 (白) 奴家适才跪在灵前, 已发下誓愿, 一心要保护孩儿, 至死也无二意。
 薛保 (白) 好哇! 主母如此贤德, 老奴就是讨饭, 也要奉养东人。
 王春娥 (白) 先将老爷灵柩择日安葬要紧。
 薛保 (白) 遵命。
 王春娥 (白) 随我来呀!
 (唱) 手拉娇儿后堂进。
 (王春娥拉薛倚哥同哭下。薛保哭泣, 看。)
 薛保 (唱) 怎不叫人痛伤心!
 (薛保下。)

【第十一场】

(四番兵、番将同上。)
 番将 (白) 适才有人报道, 南朝来了一位大官。你我乘其不备, 杀进关去, 抢他些银钱、美女回来, 也好受用受用。
 巴图鲁, 杀上前去!
 四番兵 (同白) 啊!
 (景泰帝、薛衍、将官同上。四番兵抢景泰帝、薛衍同下。番将、将官同打, 将官败下。)
 番将 (白) 瞎嘿! 你们这伙东西, 看起来是打胜不打败! 回去分赃去了。
 (番将下。)

【第十二场】

(薛保上。)
 薛保 (引子) 寡妇孤儿, 五六载, 熬逼寒饥。
 (白) 自从家主遭变, 大娘、二娘顿忘结发恩情, 欣然再醮, 把一个三四岁的小东人狠心撇下。若无三娘苦守, 这薛门中岂不绝后了么? 可恨那两个狠心的妇人, 临出门时, 把家中财物席卷一空。可怜我们衣单食缺, 亏得三娘织机度日。老汉虽然年迈, 身体倒还强健, 每日打上几双草鞋, 借以糊口。天哪! 但愿我家小东人长大成人, 博得一官半职, 我亦就死而无怨了。看日已过午, 目力尚清, 不免打起草鞋便了。
 (唱) 想当年老东人不幸命丧,
 撇下了主仆们苦度时光。
 (薛保矮坐。)
 薛保 (唱) 趁此时日当午眼清神亮,
 我只得把草鞋赶做几双。
 (王春娥上。)
 王春娥 (唱) 服侍了小倚哥把学去上。
 将家俱收拾妥离了厨房。
 (王春娥进。)
 王春娥 (白) 院公!
 薛保 (白) 三娘来了?
 王春娥 (白) 来了。
 薛保 (白) 灶上可曾收拾完了?
 王春娥 (白) 收拾完了。
 薛保 (白) 如此你我赶些活计, 若能多些收入, 我们的家用就不用着急了。
 王春娥 (白) 院公说的是。今早有人把旧衣服拿来补缝, 我不免就此收拾起来。
 (王春娥、薛保同做活。)
 王春娥 (白) 嗟, 天哪!

(唱) 王春娥忙拈针且把线引，
想起了从前事好不伤心。
薛老爷在家中何等荣幸，
到而今只落得苦度光阴。

薛保 (白) 三娘啊！
(唱) 三娘不必两泪淋，
老奴言来听分明：
老爷虽然丧了命，
薛倚哥还是后代根。
望三娘你要勤教训，
将来定为人上人。
有朝一日得上进，
那时节三主母你还要官诰荣身。

王春娥 (白) 只怕是妄想！

薛保 (白) 啊，三娘！

王春娥 (白) 掌家！

薛保 (白) 据老奴看来，小东人资性聪明，读书必然有望。只是恐他出了书馆，未必肯自己用功，三娘夜间要督促他的功课才好。

王春娥 (白) 掌家说得不差，我也曾想到。
(王春娥叹气。)

王春娥 (白) 嗟！只是无钱去买灯油，这便怎么处？

薛保 (白) 这有何难？待老奴每日多赶出一双草鞋来，也就有了。

王春娥 (白) 只是又难为你了。

薛保 (白) 说什么难为不难为，老奴鞋已做完，先卖上两双，买些灯油，明日再赶做两双也就是了。

王春娥 (白) 如此甚好。

薛保 (白) 待老奴前去。

王春娥 (白) 油瓶在此，快去快来！
(王春娥下。)

薛保 (白) 遵命。
(薛保提瓶、鞋，走圆场。)

薛保 (念) 不将辛苦易，难进世间财。
(白) 到了。
啊，油店掌柜请了！

掌柜 (内白) 请了。

薛保 (白) 现有草鞋两双，要换些灯油，可使得么？

掌柜 (内白) 草鞋两双，可换灯油四两。

薛保 (白) 多给一些吧！

掌柜 (内白) 多给一些就是。

薛保 (白) 谢谢了！
(薛保换油。)

薛保 (白) 这就好了。小东人夜间读书，有了灯亮了。正是：
(念) 慢说草履微微业，又得书窗一夜明。
(薛保叹，下。)

【第十三场】

(王春娥上。)

王春娥 (引子) 守冰霜，贞节为本，忍饥寒，教子成名。
(白) 今日倚哥上学攻书去了，闲暇无事，不免到机房织绢一番便了。正是：
(念) 云雾不知天早晚，雪深哪辨路高低。
(唱) 王春娥坐草堂自思自叹，
思想起从前事好不惨然：

奴好比南来雁失群无伴，
一家人又好似浪里舟船。
将身儿来至在机房织绢，
等候了我的儿转回家园。
走哇！

薛倚哥（内白）
（薛倚哥上。）

薛倚哥（唱）
薛倚哥在学中懒把书念，
怀抱着圣贤书转回家园。
众学友一个个说长道短，
都说我无娘亲难解其言。
因此上回家去与母分辩，
（薛保上。）

薛保（白）
到门口探望探望。

薛倚哥（唱）
又只见老薛保站立门前。

薛保（白）
薛保！

（薛保揖。）

薛保（白）
东人回来了？

薛倚哥（白）
回来啦。我妈哪？

薛保（白）
现在机房织绢。

薛倚哥（白）
待我去见。

薛保（白）
来来来，先随老奴用饭。

薛倚哥（白）
我见了我妈，回来再吃饭。

薛保（白）
见过母亲，就要来呀！

薛倚哥（白）
是啦。我就来。

薛保（白）
哈哈……真真地难得呀！

（薛保下。）

薛倚哥（唱）
听说是我母亲机房织绢，
走上前施一礼儿问娘安。
（白）
参见母亲！

王春娥（白）
罢了。我儿回来了？

薛倚哥（白）
回来啦。

王春娥（白）
为何今日下学甚早？

薛倚哥（白）
先生不在学中，故尔下学甚早。

王春娥（白）
拿书来背。

薛倚哥（白）
妈呀，吃完了饭再背吧！

王春娥（白）
背了书再去用饭！

薛倚哥（白）
要背就嘚……背！

王春娥（白）
将脸朝外！

薛倚哥（白）
呕！脸朝外。

王春娥（白）
背呀！

薛倚哥（白）
妈呀，我忘了书尾啦。

王春娥（白）
敢是要提头？

薛倚哥（白）
不错，是提头。妈呀，你提我一句吧！

王春娥（白）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薛倚哥（白）
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哪！

王春娥（白）
“为——”

薛倚哥（白）
“为——”妈呀，“为”什么呀？喂猫啊，喂狗哇？

王春娥（白）
“为人谋而不忠乎？”

薛倚哥（白）
呕，“为人谋而不忠乎”“不忠乎”，“不忠乎”，妈妈你好糊涂。

王春娥（白）
往下背！

薛倚哥（白）
往下背！

王春娥（白）
叫你往下背！

薛倚哥（白）
叫你往下背！

王春娥 (白) 哇!

薛倚哥 (白) 哇!

王春娥 (白) 小畜生! 我指望儿在学中用心攻书, 谁想儿在外贪玩, 岂不误了儿的青春年少? 还不与我跪下!

薛倚哥 (白) 要跪就哏……跪!

王春娥 (白) 畜生哪!

薛倚哥 (白) 畜生哪!

王春娥 (唱) 小奴才不读书把娘气坏,
有几个年幼人儿且听来:
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太宰,
石敬瑭十三岁拜将登台。
那都是父母养非神下界,
难道说小奴才禽兽投胎?

(白) 也罢!

(唱) 手执家法将儿打,
薛倚哥 (唱) 你打人家的孩儿却为何来?
(白) 妈呀, 你要打, 自己生一个打, 养一个打, 打别人的孩儿, 好不害羞, 好不害臊噢!

王春娥 (白) 儿呀, 这两句话是哪个教道你的?

薛倚哥 (白) 妈呀, 我饭也会吃, 书也会念, 这两句话还不会说吗?

王春娥 (白) 话倒是两句好话, 可惜儿你讲迟了!

薛倚哥 (白) 你今儿个不打我, 我还不说哪!

王春娥 (白) 哎呀天哪!

薛倚哥 (白) 哎呀地呀! 玩去喽。

王春娥 (唱) 小奴才一句话问住了我,
张口结舌无话说。
哭一声薛老爷你在阴曹等我,
我即刻要和你同见阎罗。

(薛保上。)

薛保 (唱) 小东人闯下了滔天大祸,
好一似烈火上又把油泼。

王春娥 (哭) 喂呀……

薛保 (唱) 见三娘发雷霆机房闷坐,
转面来问一声东人倚哥。

(白) 东人!

薛倚哥 (白) 干什么?

(唱) 你的母教训你非为之过,
为什么把好言当作了恶说?
东人哪!

薛倚哥 (白) 你少管我们家的闲事吧!

(薛倚哥推薛保。)

薛保 (白) 哎!

(唱) 这才是养子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来师之愆。
老薛保进机房双膝跪落、双膝跪落,

(白) 三娘啊!

(唱) 问三娘发雷霆却是为何?

王春娥 (唱) 老薛保你不必苦苦哀告,
奴家言来听根苗:
自古道养儿防备老,
又谁知小奴才平白无故、半路途中、跌我一跤、为的是哪条?

薛保 (唱) 劝三娘休得要珠泪双掉,
老奴言来听根苗:

千看万看看东人年纪小，
望三娘念老爷去世早、只留下这条根苗：必须要轻打轻责饶恕他这遭、下次不饶。

王春娥 (唱) 你道他人小心不小，
说出话来赛钢刀。
自古道人无千日好，
花开哪有百日娇。
织什么机来把什么子教？
(白) 也罢！

薛保 (白) 三娘忍耐了吧！

王春娥 (唱) 割断机头两开交！
(王春娥哭。)

薛保 (白) 哎呀！
(唱) 见三娘怒冲冲把机头割断，
吓的我老薛保胆战心寒。
我只得走上前好言相劝，
尊一声三主母细听根源：
都只为老东人命丧外面，
是老奴千山万水、万水千山、我才搬尸回还。
啊啊啊，三娘啊！

(王春娥哭。)

薛保 (白) 老奴我好恨！

王春娥 (白) 恨着何来？

薛保 (白) 三娘！
(唱) 恨只恨张、刘二氏她把心肠改变，
一个个反穿罗裙另嫁夫男。

王春娥 (哭) 喂呀！

薛保 (白) 老奴我好喜！

王春娥 (白) 喜从何来？

薛保 (白) 三娘！
(唱) 喜只喜三主母发下了誓愿，
你言道永不改嫁教训儿男。

(王春娥哭。)

薛保 (白) 三娘不言，老奴倒明白了！

王春娥 (白) 明白何来？

薛保 (唱) 莫不是也学那张、刘二氏心肠改变，
你也要反穿罗裙另嫁夫男。

王春娥 (哭) 喂呀……

薛保 (白) 三娘，你要走，只管走；要嫁，只管嫁！
(王春娥哭。)

薛保 (唱) 留下了我老的老、小的小、沿门讨饭，
我也要抚养他后代香烟。
啊啊啊……三娘啊！

王春娥 (白) 喂呀！
(唱) 我哭、哭一声老薛保，
我叫、叫一声老掌家！
都只为小奴才机房来进，
我叫他拿书来背，他不记毫分。

薛保 (白) 三娘就该打！

王春娥 (唱) 手执家法来打定，

薛保 (白) 他怎么样？

王春娥 (唱) 他、他、他……说我不是他亲生的娘亲！
(王春娥哭。)

薛保 (白) 呕!

(唱) 听罢言来才知情,
回头埋怨小东人。

(白) 东人这里来!

薛倚哥 (白) 干什么?

薛保 (白)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薛倚哥 (白) 你们俩人唱了半天, 怎么倒是我的不是啦?

薛保 (白) 你下学回来, 一言冒犯你母亲, 就该上前领责才是。

薛倚哥 (白) 什么叫“领责”呀?

薛保 (白) “领责”就是“挨打”。

薛倚哥 (白) 挨打疼不疼?

薛保 (白) 挨打焉有不疼之理!

薛倚哥 (白) 疼啊, 你替我挨去吧。

(薛倚哥推薛保。)

薛保 (白) 哎呀东人啊! 去与不去, 但凭于你; 将老奴推倒在地, 倘有不测, 看你是怎生得了哇啊!

(薛保哭。)

薛倚哥 (白) 啊薛保, 你别哭, 我去就是啦。

薛保 (白) 这便才是。

薛倚哥 (白) 可是你得教给我呀!

薛保 (白) 好, 待老奴教导于你。

薛倚哥 (白) 来! 你教给我。

薛保 (白) 现有家法在此, 顶在头上, 跪在你母亲面前, 言道: 母亲在上, 孩儿下学回来, 一言冒犯母亲, 现有家法在此, 望母亲高高举起, 轻轻落下。打儿一下如同十下, 打儿十下如同百下, 打在儿身, 疼在娘心。你母亲有爱子之意, 她就不打你了。

薛倚哥 (白) 这么些个哪, 我得念冬三月。

薛保 (白) 哎呀, 来不及了。

薛倚哥 (白) 你当我真不会哪! 这两句话, 我会啦。可是这么着, 我妈要打我, 你可得拉着点儿!

薛保 (白) 那个自然。

薛倚哥 (白) 我去啦!

薛保 (白) 东人回来。你母亲问你, 就说是自己讲的, 不要说老奴教与你的。

薛倚哥 (白) 我知道哇!

(薛倚哥跪。)

薛倚哥 (白) 母亲在上, 孩儿下学回来, 一言冒犯母亲, 现有家法在此, 望母亲高高举起, 轻轻落下。打儿一下如同十下, 打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 疼在娘心。妈呀, 你饶了我吧!

王春娥 (白) 儿呀, 你早有这两句话, 也免得为娘一场恶气。

薛倚哥 (白) 妈呀, 这两句话是我自己说的, 可不是薛保他、他、他……教给我的。

薛保 (白) 老奴这里也跪下了。

王春娥 (白) 呀!

(唱) 老薛保你莫跪一旁立站,
多谢三娘!

薛保 (白) 叫一声小奴才你细听娘言:

王春娥 (唱) 遭不幸你爹爹命丧外面,
多亏了老薛保搬尸回还;
你的娘不顾你心肠改变,
一个个反穿罗裙另嫁夫男;
是为娘不改嫁发下誓愿,
都只为儿年幼娘心不安;
我送儿到南学把书来念,
怎奈你书不读只去贪玩,

薛保 (白) 从今后不把儿来教管，
或成龙或成凤娘不阻拦。
薛保 (白) 三娘教训了吧！
王春娥 (唱) 我本当不把儿来管，
老薛保在一旁珠泪不干。
千看万看老爷面，
再把奴才教一番。
薛保 (白) 也罢！
薛保 (唱) 手执家法将儿来打！
薛保 (唱) 老薛保上忙遮拦。
你要打将老奴来打上几遍，
你打我的小东人我心痛酸。
王春娥 (唱) 老薛保哭得我心中好惨，
他主仆的恩情重如山。
走上前来用手搀，
薛倚哥 (白) 儿呀！
薛倚哥 (唱) 从今后要读书不要贪玩。
薛倚哥 (白) 母亲哪！
薛倚哥 (唱) 蒙母亲今日里教训一遍，
从今后要读书不要贪玩。
薛保 (白) 着哇！
王春娥 (唱) 我的儿好好把书念，
薛保 (唱) 要坐高官有何难
王春娥 (唱) 但愿得我的儿鳌头独占。
薛保 (白) 三娘！
薛保 (唱) 三娘教子万古传。
王春娥 (白) 我儿！
薛倚哥 (白) 母亲！
王春娥 (白) 薛保！
薛保 (白) 三娘！
王春娥 (白) 随我来呀！
薛保 (笑) 哈哈……

(王春娥、薛倚哥、薛保同下。)

【第十四场】

(大太监、景泰帝同上。)

景泰帝 (唱) 急急催马往前进，
逃出龙潭虎穴的人。
景泰帝 (白) 自从那年被番邦掠去，多亏薛衍卿家设法，才得逃到关前。
开关！

(关将上。)

关将 (白) 何人叫关？
景泰帝 (白) 卿家快快开关！
关将 (白) 原来是万岁！
开关！

(关将出关迎景泰帝进，挖门，参见。)

关将 (白) 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
景泰帝 (白) 这也无可如何。
关将 (白) 万岁怎样逃得回来？
景泰帝 (白) 寡人此次得以逃回，全仗薛衍卿家之力。只是薛衍尚在番邦受罪，实是教寡人放心不下。
关将 (白) 待为臣设法搭救就是。

景泰帝 (白) 赶快搭救要紧。传旨获驾回朝！
 关将 (白) 领旨！
 (景泰帝、大太监、关将同下。)

【第十五场】

(张氏上。)
 张氏 (唱) 生来命里犯桃花，
 嫁了一家又一家。
 (白) 我张氏。自从薛家转嫁到此，虽则是个破落人家，喜得这后夫是个风流子弟，提起云情雨意来——
 (张氏乐。)
 张氏 (白) 可就比较前夫强的多啦。今日丈夫出门去啦，我不免门前卖卖呆儿。
 (唱) 吃睡之外无牵挂，
 走过东家又西家。
 薛保 (内白) 东人随我来！
 (薛保领薛倚哥同上。)
 薛保 (唱) 一日三餐难得办，
 大娘台前诉艰难。
 (白) 数日以来，三娘得病，柴米全完，不能举火。只得带了小东人，往大娘那里借贷，也好度日。
 嗟，东人，随老奴来哟！
 (唱) 带东人朝前走左弯右转，
 不觉得来到了她的门前。
 (薛保看。)
 薛保 (白) 啊东人！
 薛倚哥 (白) 薛保！
 薛保 (白) 来的正好，你大娘正在门首。
 薛倚哥 (白) 这就是大娘吗？
 薛保 (白) 正是。老奴上前去见。
 啊大娘！
 张氏 (白) 是谁呀？
 (张氏看。)
 薛保 (白) 老奴在此。
 张氏 (白) 原来是你老人家？
 薛保 (白) 东人过来，见大娘。
 薛倚哥 (白) 是。
 大娘拜揖！
 张氏 (白) 这是谁呀？
 薛保 (白) 啊大娘，难道不认得了么？
 张氏 (白) 不认识。
 薛保 (白) 诺，这就是薛倚哥小东人哪。
 张氏 (白) 呕！这就是倚哥呀！
 薛保 (白) 正是。
 张氏 (白) 这是到哪儿去呀？
 薛保 (白) 特来拜见大娘。
 张氏 (白) 来找我！有什么事呀？
 薛保 (白) 啊东人，把苦情告诉你大娘。
 薛倚哥 (白) 大娘啊！
 (唱) 这些天身无衣肚内无饭，
 望大娘发慈悲速赐周全。
 薛保 (白) 大娘，难的很哪！
 (张氏不睬。)

张氏 (白) 瞎, 谁家又有吃、有穿哪!
(薛保背工。)

薛保 (白) 不像啊?
(薛保对薛倚哥。)

薛保 (白) 小东人再求上一求。
薛倚哥 (白) 大娘啊!
(唱) 望大娘你要看先人之面,
也免得饿死儿断绝香烟。

张氏 (白) 你这话说差啦!
薛保 (白) 怎么说差了?
张氏 (白) 我在薛家受什么好处, 叫我看先人、看后人的? 别说没有; 就是有, 也不能借给你们!

薛保 (白) 这是为何?
张氏 (白) 先前在他家, 也没有受过他什么好处。我如今改嫁了, 更是不相干啦。
薛保 (白) 大娘在薛家难道一些好处也无有么? 还该看在老东人的面上才是。
张氏 (白) 你该找找你的亲娘去呀!
薛倚哥 (白) 亲娘那里儿还未去, 特来先看大娘的。
薛保 (白) 是啊, 先来拜见大娘的呀。
张氏 (白) 别絮絮叨叨的啦, 赶快去吧! 倘若我丈夫回来, 有些不方便。再要絮叨, 我可就没好听的啦!

薛保 (白) 瞎, 大娘, 你此言差矣! 当年老东人在世, 是何等的恩爱。如今小东人找上门来, 有得借, 哼哼……无得借, 也要好好言讲。难道小东人到此, 连杯茶也不能吃么?

张氏 (白) 茶呀?
薛保 (白) 嗯!
张氏 (白) 没给您预备!
薛保 (白) 瞎, 可惜我年迈快要死了!
张氏 (白) 不年迈, 又怎么样啊?
薛保 (白) 老汉若是不死, 倒要看看你是怎样的下场!
张氏 (白) 薛保, 你在我这儿无情无礼, 难道我就骂不得你吗?
薛保 (白) 怎么, 你还要骂我?
张氏 (白) 你是薛家的老奴才, 我怎么不能骂你?
薛保 (白) 是啊, 不错, 我是薛家的老奴才, 你是薛家的什么人哪?
张氏 (白) 这个!
薛保 (白) 哪个? 我把你这老不贤哪!
(唱) 休骂薛保奴才性,
你是薛家什么人?
张氏 (白) 说不过他, 我关门逃去, 躲了他。
(张氏关门。)

张氏 (白) 呸! 我把你这老狗才!
(张氏下。薛保气。)

薛倚哥 (白) 大娘关门进去了。薛保, 我们也回去吧!
薛保 (白) 瞎! 也只好是回去。哎! 不想世间有这样薄情的妇人!
薛倚哥 (白) 我们还去找找二娘去吗?
薛保 (白) 看大娘这般光景, 去到二娘那里也无什么好处。不要去了, 回去吧!
薛倚哥 (哭) 喂呀!
(白) 二娘是我亲生之母, 难道也这样不成? 我巴不得要见我亲娘一面, 怎能不去哪!
(薛倚哥哭。)

薛保 (白) 东人, 不要啼哭。你一定要去?
薛倚哥 (白) 一定要去!
薛保 (白) 如此去! 去! 去!
(薛保、薛倚哥同走圆场。)

薛保 (念) 当日恩情全不管, 何意相逢出恶言。

(白) 此门就是。待老奴前去叩门。

(薛保叩门。)

薛保 (白) 里面有人么?

刘氏 (内白) 谁呀?

薛保 (白) 啊小东人, 里面答话的, 就是你的亲娘。

薛倚哥 (白) 哎, 我那亲娘啊!

薛保 (白) 不要啼哭, 即刻就要见面了。
二娘开门来!

(刘氏上。)

刘氏 (白) 谁呀?

(刘氏开门。)

薛保 (白) 啊二娘, 老奴在此。

刘氏 (白) 原来是老人家!

薛保 (白) 小东人, 这就是你的亲娘, 上前见过。

薛倚哥 (白) 哎呀亲娘啊, 你撇的儿好苦啊!

(薛倚哥哭。)

刘氏 (白) 这就是倚哥吗?

薛保 (白) 正是小东人哪!

刘氏 (白) 这是你父亲命短, 不是我要撇你呀!

薛保 (白) 如何? 与那边的光景一样啊!

(薛倚哥跪。)

薛倚哥 (白) 哎呀亲娘啊!
(唱) 亲娘不把儿照管!
刘氏 (白) 叫我怎么照管你哪!
薛倚哥 (唱) 怎不叫人心痛酸。
每日思娘肝肠断!
刘氏 (白) 就是“断肠”也是没用啊!
薛保 (白) 啊, 怎么说“断肠”也无用啊!
薛倚哥 (唱) 今日特来问娘安。
(白) 孩儿今日一来问候母亲, 二来因庶母染病在床, 柴米全完.....
薛保 (白) 柴米全完!
薛倚哥 (白) 难以度日.....
薛保 (白) 难以度日!
薛倚哥 (白) 要向母亲暂借几文.....
薛保 (白) 是呀, 不拘多少。
薛倚哥 (白) 日后自当加倍奉还.....
薛保 (白) 加倍奉还!
薛倚哥 (白) 只求母亲念在骨肉之情, 不要叫孩儿空来空回。
薛保 (白) 是呀, 不要叫小东人空来一趟啊!
刘氏 (白) 别哭了, 你起来吧!
(薛保拉薛倚哥。)

薛保 (白) 小东人起来, 小东人起来。

刘氏 (白) 要借钱, 是万不能够的!

薛保 (白) 这是什么话呀?

刘氏 (白) 我自改嫁到此, 你晚爹又穷、又好赌, 连自己的衣食还不够哪, 哪儿有银钱借给你哪?

薛保 (白) 说得倒也干净!

刘氏 (白) 老人家!

薛保 (白) 哦!

刘氏 (白) 你去对那春娥丫头说: 当初说过, 谁也不干涉谁。怎么今天又来捣乱哪?

薛保 (白) 哎呀呀!

薛倚哥 (白) 啊母亲, 须念母子之情才好, 怎么说起当初和庶母呕气的话来了?

薛保 (白) 是啊! 这是旧话, 提它作甚。还望二娘慈悲慈悲吧!

刘氏 (白) 我是软心肠的人，禁不住你们这么哀求。

薛倚哥 (白) 母亲转意了！

薛保 (白) 好，有望了！

刘氏 (白) 钱在这儿，拿去吧。

(薛倚哥接、喜。薛保看，怒。)

薛保 (白) 二娘啊！

(唱) 此来望你行方便，
不想你心肠铁样坚。
羞得老奴无颜面！

(白) 小东人，铜钱在哪里？

薛倚哥 (白) 这不是吗？

(薛倚哥乐。)

薛保 (白) 拿来拿来！

薛倚哥 (白) 我要我要！

薛保 (白) 瞎，无志气！

(薛保扔。)

薛保 (白) 呀、呀、呸！

(唱) 薛门中不缺你这两文钱！

(薛倚哥哭。)

薛保 (白) 小东人不要啼哭，这两文钱老奴还有哇啊！

刘氏 (白) 怎么着，你们不要哇？

薛保 (白) 不希罕！

刘氏 (白) 不要我要。

(刘氏拾。)

刘氏 (白) 如今是没什么说的啦吧？给你钱，你也不要，就请吧！

薛倚哥 (白) 哎呀亲娘啊！孩儿巴不得在母亲身边多挨一刻也是好的。母亲怎么这样的嫌弃孩儿呀？

刘氏 (白) 甭说一刻，就是一天，也没用啊！

薛保 (白) 瞎，小东人回去吧！

(薛保领薛倚哥。)

刘氏 (白) 走吧！

(薛保看。)

薛保 (白) 像你们这样的妇人，难道改嫁之后，母子之情就一点也无有了么？

刘氏 (白) 古来就是这个样儿，也不光我一个人儿呀！

(薛保恨。)

薛保 (白) 我把你这——

刘氏 (白) 呀呸！老狗才！不识抬举！

(刘氏推，关门，下。)

薛保 (白) 瞎！我把你这贱……我要骂她一顿，只是小东人在此，不好开口。哎呀小东人，你的亲娘尚且如此，那大娘就不必怪她了。快些回去吧！

薛倚哥 (哭) 喂呀院公啊！

薛保 (白) 怎么？

薛倚哥 (白) 这样回去，怎么对我那庶母言讲？

薛保 (白) 哎呀东人哪！看你的亲娘如此光景，怎么你还叫她“庶母”？

薛倚哥 (白) 叫什么？

薛保 (白) 就该叫她嫡嫡亲亲的“亲娘”才是啊！

薛倚哥 (白) 以后叫她“亲娘”就是。

薛保 (白) 瞎，可怜哪！不要说了，回去吧！

(唱) 转过街头往前走，
不觉来到自家门。

薛倚哥 (白) 母亲开门来！

(王春娥上。)

王春娥 (唱) 我儿借贷出了门，

倒叫为娘挂在心。

(王春娥开门。)

王春娥 (白)

我儿回来了?

薛倚哥 (白)

母亲!

薛保 (白)

将方才的言语，要一一告诉你母亲。世上竟有这样狠心的妇人，真真地气死我也!

(薛保下。)

王春娥 (白)

我儿此去，莫非受了苦了?

薛倚哥 (哭)

母亲哪，哪，啊，啊……

王春娥 (白)

哎呀儿呀! 怎么不言不语，只顾啼哭?

薛倚哥 (白)

孩儿奉母亲之命，先到大娘家去——

王春娥 (白)

大娘怎么看待?

薛倚哥 (白)

那大娘全然不睬。后来又往亲娘家去——

王春娥 (白)

亲娘自然不同了。

薛倚哥 (白)

哎呀亲娘啊! 益发不要说起，苦死孩儿了!

(薛倚哥哭。)

王春娥 (白)

这般光景，为娘早已知晓，也不必说了。只要我儿用功上进，自有你我母子出头之日。

薛倚哥 (白)

孩儿以后一定用功上进就是。

王春娥 (白)

好哇! 这才是娘的好孩子。厨房还有给儿留的一碗剩饭，随娘来用吧!

(王春娥哭。)

薛倚哥

(唱)

今朝发下洪誓愿，

王春娥 (唱)

但望云中早着鞭。

薛倚哥 (唱)

有朝一日得荣显，

王春娥 (唱)

不枉为娘苦一番。

(白)

儿呀，随娘来呀!

(王春娥、薛倚哥同下。)

【第十六场】

(四青袍、二家院引薛衍同上。)

薛衍 (引子)

护驾番邦，蒙圣恩，衣锦还乡。

(白)

下官、薛衍。只因那年护驾北狩，圣驾幸回，将下官留陷胡地，直到如今，方得逃回。圣上因我护驾有功，封为兵部尚书之职。今日衣锦还乡。

家院!

家院甲 (白)

有。

薛衍 (白)

你要兼程前进，先报与大夫人、二夫人知道。

家院甲 (白)

遵命。

(家院甲下。)

薛衍 (白)

船只可曾备妥?

家院乙 (白)

早已齐备。

薛衍 (白)

吩咐上船去者!

(薛衍、家院乙、四青袍同下。)

【第十七场】

(张氏上。)

张氏 (唱)

嫁了一个又一个，
谁的丈夫比我多!

(白)

我张氏。只因薛郎早逝，改嫁后夫，既喜风流，又多怜惜。只说是终身有了靠啦，不想他又死啦。我想左右是改嫁过的了，还守的什么节? 故此把他留下的这几件衣服，拿到河边去洗干净喽，等到满七之后，带着它改嫁便了。

(唱)

且到河边把衣洗，

只得忍耐到五七。

(白) 来到啦，待我洗起来。

(〔鸣锣〕。四青袍、家院乙、薛衍同乘船上。)

薛衍 (白) 家院!

家院乙 (白) 有。

薛衍 (白) 盼咐将两旁吊窗打开，把船缓缓而行。

家院乙 (白) 遵命。

薛衍 (唱) 离却故乡十余载，

今日才得转回来。

(白) 下官多年未回，喜得乡关如故，风景不殊。

(张氏看。)

张氏 (白) 好一只大官船哪!

(薛衍见。)

薛衍 (白) 啊!

(张氏见。)

张氏 (白) 哎呀!

(张氏下。)

薛衍 (白) 哎呀且住! 适才见岸上的妇人，行动举止好似我妻——

(薛衍看两旁。)

薛衍 (白) 退后!

(四青袍同退后。)

薛衍 (白) 好似我妻张氏模样。为何如此狼狈? 难道我这几载未得回家，她竟改——瞎，岂有此理! 若说“改嫁”二字，那春娥丫头或者有的。刘氏二娘，若是孩儿已死，这也难保。那张氏夫人么，他乃名门大族之女，怎肯做此亡廉丧耻之事? 嗯，只怕不是的。只是临去之时，为何是这样的惊惶? 叫我好不明白!

(薛衍看。)

薛衍 (白) 家院!

家院乙 (白) 有。

薛衍 (白) 催舟!

(唱) 适才此事真奇怪，

倒叫下官挂心怀。

(薛衍、家院乙、四青袍同下。)

【第十八场】

(张氏上。)

张氏 (唱) 适才一事真可怪，
白昼见鬼为何来!

(白) 哎呀吓死我了! 好奇怪呀! 方才那位官员，好像是薛郎模样，难道他当初没死不成么? 要是没死，那口棺木又是哪儿来的哪? 纵然是面貌相同，也没有这么一样的呀! 难道他还了魂了吗? 就是还魂，这儿离薛家不远，怎么没听见说呀? 哎呀天哪! 好叫我不明白呀! 有了，我不免拉着二娘，前去打听打听。正是：

(念) 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

(张氏下。)

【第十九场】

(刘氏提水桶上。)

刘氏 (唱) 可恨媒人将我赚，
红颜又配恶姻缘。

(白) 奴家、刘氏。这千刀万别的媒人把我骗了，嫁了这短命的冤家，天天在外头嫖赌，叫我受尽凄凉。要一开口，非打即骂。现在他又害了病，躺在床上起不来，

连这淘米打水的事，都得我自己做。天哪！他索兴死了也好，我再嫁一个。如今这般光景，叫我怎么受的了哇！

(唱) 生就红颜命运舛，
天天受苦有谁怜？

(白) 来到河边，待我打水。

(四青袍、家院乙引薛衍同乘船上。)

薛衍 (唱) 适才见大夫人浣衣河畔，

(薛衍见。)

薛衍 (白) 呀！

(唱) 为什么见二娘又立河边？

(刘氏惊。)

刘氏 (白) 哎呀，来的好像我丈夫薛衍啊！

薛衍 (白) 一些也不差，确是刘氏二娘啊！

刘氏 (白) 哎呀！

(唱) 莫不是阴魂还未散？

怨奴改嫁又来缠。

(白) 呀呸！

(刘氏提桶跑下。)

薛衍 (白) 事有可疑！

(薛衍坐。)

薛衍 (白) 家院过来！

家院乙 (白) 有。

薛衍 (白) 你赶紧上岸到我家中，报与大夫人、二夫人知道，说我已荣归故里了。

家院乙 (白) 遵命。

(家院乙欲下，家院甲上，登船。)

家院乙 (白) 怎么回来了？

家院甲 (白) 回来了。

参见老爷！

薛衍 (白) 啊，怎么你回来了？

家院甲 (白) 小人奉命前去报信，此地只有一家姓薛。他们言道：并无有什么老爷在外居官。

薛衍 (白) 这倒奇了。尔等暂且慢行，待我探望一回。

(薛衍换衣。)

薛衍 (白) 将船慢慢行者！

(唱) 下得船来往前趲，

(薛衍下船。)

薛衍 (唱) 且到家中探一番。

(薛衍、二家院、四青袍自两边分下。)

【第二十场】

(王春娥上。)

王春娥 (引子) 娇儿进京去求名，不知何日转回程。

(白) 奴家、王氏春娥。自从孩儿上京赶考，两月有馀，杳无音信，好叫我放心不下。适才外面言道：有薛老爷衣锦还乡，我思量是倚哥孩儿得中回来，哪知不是，叫奴空自喜欢一回。不免收拾针黹，以消愁闷。

(薛衍上。)

薛衍 (念) 穿街过小巷，来到旧门墙。

(白) 已到自家门首，为何这般冷落？待我叩门。

开门来！

王春娥 (白) 是哪个？

(王春娥开门，见。)

王春娥 (白) 哎呀，打鬼打鬼！

薛衍 (白) 何出此言？

王春娥 (白) 哎呀老爷呀！我在此替你抚孤守寡，教子成名，你还有什么放心不下，反来惊吓于我？

薛衍 (白) 这又奇了！我好端端的拜未曾死，怎说是鬼？

王春娥 (白) 前者你在开封丧命，薛保已将灵柩搬运回来，怎说不曾死啊？

薛衍 (白) 焉有此事！你是怎么知道我死，是何人前来送信？

王春娥 (白) 有一店家前来报信，说老爷被人请去治病，归途坠马而死！

薛衍 (白) 想是我徒弟冯谦，冒我姓名行医度日，坠马而亡，误传到此。

王春娥 (白) 此话当真？

薛衍 (白) 当真。

王春娥 (白) 果然？

薛衍 (白) 嗐，谁来哄你！

王春娥 (白) 如此说来，老爷为何总无书信回来呀？

薛衍 (白) 只因卑人护驾北狩，被困番邦，一十馀载，今日才得衣锦还乡。

王春娥 (白) 呀！

(唱) 王春娥听一言喜从天降，
他说是薛老爷转回家乡。
人人说个个讲开封命丧，
却为何人死后又来还阳？
常言道人死后休要妄想，
阴曹府哪有个放鬼的阎王。
莫不是奴家我梦中妄想？

(白) 呀！

(唱) 猛抬头又只见红日生光。
一霎时云雾散明明亮亮，
不枉我王春娥守节一场。
如此老爷请上，待奴拜见！

(薛衍坐。)

薛衍 (白) 不要拜了。

王春娥 (唱) 今日里得相见大喜过望，
老爷你这些年多受风霜。

薛衍 (白) 你也坐下。

(王春娥旁坐。薛保上。)

薛保 (唱) 小东人得中了状元及第，
急回家报与那三娘得知。

(白) 来到自己家门，待我进去。
啊三娘！

(薛保见薛衍。)

薛保 (白) 啊打鬼！

薛衍 (白) 怎么又是此话！

王春娥 (白) 啊薛保，老爷并未曾死。今日衣锦还乡，并非是鬼！

薛保 (白) 如此说来，老奴搬来的那口棺木，他是何人？

王春娥 (白) 那是冯谦公子。

薛保 (白) 原来如此！
老奴与老爷叩头！

薛衍 (白) 起来。你老人家，忙忙叨叨从何而来？

薛保 (白) 老奴么？从京中而来。

薛衍 (白) 偌大年纪，到京何事？

薛保 (白) 与老爷报喜：老奴同小东人进京会试，中了状元，顷刻就要荣归了。

王春娥 (白) 怎么，小官人他中了状元了？

薛保 (白) 中了状元了。谢天谢地！

王春娥 (白) 当谢天地！

薛衍 (白) 你们二人说了半日，是哪一个小官人哪？

王春娥 (白) 就是倚哥儿呀。

薛衍 (白) 哈哈……原来就是倚哥，真所谓“悲喜交集”了。
来！

薛保 (白) 有。

薛衍 (白) 请你那大夫人、二夫人出来相见哪！

王春娥 (哭) 喂呀……

薛衍 (白) 啊！为何如此？

王春娥 (白) 啊老爷，什么“大夫人、二夫人”哪？

薛衍 (白) 就是大娘、二娘啊。

薛保 (白) 呕，就是她们呀！噙……
(薛保哭。)

薛衍 (白) 啊！为何这般光景？

薛保 (白) 哎呀老爷呀！不提她们还则罢了；要提起她们，只怕老爷你也要怒发冲冠，
泪流满面了！

薛衍 (白) 难道她们二人都死了么？

薛保 (白) 死了倒也干净！
(薛衍起。)

薛衍 (白) 此话怎讲？

薛保 (白) 老爷请坐，待老奴告秉。

薛衍 (白) 你且讲来！

薛保 (念) 一自人来送讣音，二人便起不良心。不是寻端便觅衅，终朝打骂小东人。
我与三娘礼恭敬，哪知她不是恨来便生嗔。所有家私收拾净，她别抱琵琶……

王春娥 (白) 院公少说！

薛保 (白) 是。

薛衍 (白) 只管说来！

薛保 (念) 她别抱琵琶另嫁人！

薛衍 (白) 怎么她二人改嫁了？

薛保 (白) 咳，改嫁了！

薛衍 (白) 气死我也！
(薛衍气椅。)

王春娥、
薛保 (同白) 老爷醒来！

薛衍 (唱) 听一言来气难忍，
(薛衍醒。)

薛衍 (唱) 心中恼恨二贱人。
(白) 你主仆三人怎生度日？

薛保 (白) 幸得三娘每日织锦，早起晚眠，又替人家做些针黹，供给小东人上学攻书。瞎，
老奴与三娘每日不过吃得两碗薄粥哇啊……
(薛保哭。)

薛衍 (白) 哎呀我那贤妻呀！多感你十馀载挨饥忍饿，教子成名，莫说下官感激，就是我
薛氏祖宗也感恩于地下。请上受我一拜！
(薛衍拜。)

王春娥 (白) 折煞奴婢了！
(王春娥哭，拜。)

薛衍 (白) 可恨这两个贱人，我离家的时节，那样夸口，说是永不改嫁；如今各自去了，
真真令人可恨！

薛保 (白) 这花言巧语的人，是永远不可信的呀！
(薛衍看王春娥。)

王春娥 (哭) 喂呀！

薛衍 (白) 此言甚是有理。只是下官当年在夫人面前，有些无礼了！
(王春娥哭。)

薛衍 (白) 下官这里赔礼了！
(薛衍跪。)

王春娥 (白) 老爷请起！

(家院甲、家院乙同上)

家院甲、
家院乙 (同白) 参见老爷!

薛衍 (白) 罢了。

家院甲、
家院乙 (同白) 一切行李都已运到门首。

薛衍 (白) 吩咐安置。外面伺候!

家院甲、
家院乙 (同白) 是。

(家院甲、家院乙同下。四青袍执红旗引薛倚哥同上。)

四青袍 (同白) 来到府门。

薛倚哥 (白) 回避了!

(四青袍同下。)

薛保 (白) 外面锣声响亮, 想是少主人回来了。

(薛保看。)

薛保 (白) 少老爷回来了?

薛倚哥 (白) 我母亲呢?

薛保 (白) 现在厅中。

(薛倚哥进门。)

薛倚哥 (白) 母亲!

王春娥 (白) 我儿回来了?

(薛倚哥向薛保。)

薛倚哥 (白) 啊, 这是何人?

王春娥 (白) 这就是你爹爹。上前见过。

薛倚哥 (白) 我爹爹已死, 哪有此事?

王春娥 (白) 你爹爹当初并未曾死, 如今作官回来了!

薛倚哥 (白) 岂有此理!

薛保 (白) 啊院公, 当初灵柩是你搬回来的, 怎说未死?

薛倚哥 (白) 如此老爷真个不曾死?

薛保 (白) 真个不曾死。快去拜见!

薛倚哥 (白) 哎呀爹爹呀!

(薛倚哥跪。薛衍哭。)

薛衍 (白) 我儿起来。
夫人请坐。
我儿你也坐下。

薛倚哥 (白) 告坐!

(家院甲暗上。)

薛衍 (白) 家院, 把荣封诰命请了过来!

(家院甲取诰命。)

家院甲 (白) 诰命在此。

薛衍 (白) 诰命在此, 请夫人穿戴!

王春娥 (白) 妾身怎敢当此!

薛倚哥 (白) 啊母亲, 孩儿得中之后, 将母亲贤德, 表奏朝廷, 不日就有敕书前来旌表。

(薛倚哥向外。)

薛倚哥 (白) 来, 取官诰过来!

(家院乙、青袍甲同上。)

家院乙、
青袍甲 (同白) 诰命在此。

薛倚哥 (白) 孩儿也先将官诰带回, 母亲穿戴。

薛衍 (白) 我儿也有封赠么?

薛倚哥 (白) 正是。

薛衍 (白) 啊夫人，越发妙了，这是冠上加冠哪！

薛倚哥 (白) 请母亲后面穿带。

(王春娥哭。)

薛衍、
薛倚哥 (同白) (夫人) (母亲) 不要伤心，后堂穿戴去吧！
(薛倚哥扶王春娥同下。)

薛衍 (白) 家院！

家院甲 (白) 有。

薛衍 (白) 吩咐将冯公子灵柩，送往他家乡去吧！

家院甲 (白) 遵命。

(家院甲下。张氏、刘氏同上。)

张氏、
刘氏 (同念)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薛保老掌家。

薛保 (白) 外面何人讲话？
(薛保看。)

薛保 (白) 你们二人前来作甚？

张氏、
刘氏 (同白) 劳您驾，您告诉老爷，就说我们俩人串了个门子又回来啦。

薛保 (白) 她倒讲的轻快！
(薛保背工。)

薛保 (白) 倒要告与老爷知道。待我与你回禀。
(薛保神气。)

张氏、
刘氏 (同白) 喝！阔啦，得回禀啦，原先连吃饼都摸不着！

薛保 (白) 启禀老爷：大娘、二娘在门首候了半日，无人通报，为此老奴特来报知。

薛衍 (白) 这样无廉耻的妇人，还来见我。快快与我赶了出去！
(薛倚哥上，出神，跪。)

薛倚哥 (白) 启禀爹爹：二位母亲，虽然一时短见，将事作差，如今爹爹若不收留，恐被外人耻笑。可容孩儿收养，以全生身之道。望爹爹海涵，感恩不尽！

薛衍 (白) 既如此，老院公！

薛保 (白) 有。

薛衍 (白) 看在少老爷的面上，将来命她与夫人看守“贞节牌坊”，吾儿你自去收养她们，永不许见我之面！

薛倚哥 (白) 多谢爹爹！
(薛保出门。)

薛保 (白) 随我来！

张氏、
刘氏 (同白) 上哪儿去呀？

薛保 (白) 命你二人，看守“贞节牌坊”去。

张氏、
刘氏 (同白) 要给我们立“贞节牌坊”啊？

薛保 (白) 你二人还想立“贞节牌坊”么？

张氏、
刘氏 (同白) 不是想立，要给我们立，也没有法子呀。

薛保 (白) 呀呸！命你二人与夫人看守“贞节牌坊”。

张氏、
刘氏 (同白) 哦！看“贞节牌坊”啊？

薛保 (白) 正是。

张氏、
刘氏 (同白) 有饭吃没有？

薛保 (白) 饭倒有的吃。

张氏 (白) 妹子，有的吃就行。

刘氏 (白) 对啦, 不必往别处跑啦。

张氏、
刘氏 (同白) 如此, 走!
(薛保带张氏、刘氏同下。家院乙上。)

家院乙 (白) 启禀老爷; 适才府中报道, 将有圣旨到来。

薛衍 (白) 知道了。
(薛衍向薛倚哥。)

薛衍 (白) 看你母亲, 可曾冠戴齐整?

薛倚哥 (白) 遵命。
(薛倚哥下。)

薛衍 (白) 伺候更衣, 预备接旨。
(薛衍更衣。薛倚哥上。)

薛倚哥 (白) 启禀爹爹: 母亲不肯穿戴, 这便如何是好?

薛衍 (白) 告知你母亲, 圣旨已下, 再不肯穿戴, 就是抗旨了。

薛倚哥 (白) 是。
(薛倚哥下。)

太监 (内白) 圣旨下!

薛衍 (白) 香案接旨!
(薛保、薛倚哥、王春娥同上。四太监、大太监捧旨同上。)

大太监 (白) 圣旨下! 跪听宣读。诏曰: 尔王氏春娥, 以箕帚微资, 砥砺冰霜苦节, 抚他人所弃之亲生, 延薛氏垂危之一脉, 封为贞节夫人, 建坊旌表。薛衍进秩太傅。薛倚哥授为侍郎。薛保特赐冠带荣身。并特赐御书匾额为忠孝节义之门。钦哉谢恩!

薛衍、
王春娥、
薛倚哥、
薛保 (同白) 万万岁!

薛衍 (白) 吩咐将匾额悬挂中堂, 焚香供奉。

家院乙 (白) 是。

薛衍 (白) 有劳公公远步!

大太监 (白) 岂敢岂敢! 这个——薛先生!

薛衍 (白) 公公!

大太监 (白) 你家义仆薛保, 现在何处?

薛衍 (白) 这就是薛保。啊
老人家, 过来见过公公!

薛保 (白) 薛保叩见公公!

大太监 (白) 请起请起。你成全他薛氏一脉书香, 皇上天天念道你。

薛保 (白) 小人担待不起!

大太监 (白) 咱家告辞了!

薛衍 (白) 有慢公公!

大太监 (白) 岂敢岂敢! 正是:
(念) 皇皇天子使, 驰骥去如飞。
(四太监、大太监同下。)

薛衍 (白) 吩咐后堂摆宴, 与夫人贺封!

王春娥、
薛倚哥、
薛保 (同白) 是。
(【尾声】。众人同下。)
(完)